

单地 论道

潘岳

中华诗词的传承受到习总书记的高度重视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总书记多次精辟阐述文化自信的深刻内涵与重大意义: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;强调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,成了我们的基因。习总书记本人更是身体力行,在各个重大场合大量引用古诗词和现代诗歌——很多引用堪称“神来之笔”。今年3月4日,总书记再次对新时代文化文艺事业提出了明确要求。

中华诗词是中华文明之道的重要载体之一。所谓道,就是精神,就是境界,就是原则,亦是规律。在传统社会中,大到国家制度、施政方针,小到士农工商、琴棋书画,古代圣贤典籍中的大道和世俗官民生活中的小道融会贯通,相辅相成,共同构成了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。如商道,如茶道,如医道,如剑道。这些,在诗词中都有鲜明体现。中华诗词既有万物起源的哲学之道,也有人伦纲常的人本之道;既有天地君亲师的孔孟之道,也有知行合一的阳明之道;既有“幡心动”的禅学之道,也有“源头活水”的理学之道。一个“道”字,联通了国与家,心与理,上与下,进与退,体现了从容有度,体现了中容和,体现了中华哲学之精髓,使我们代代传承从不中断。

中华诗词与国家政治教化密切相连。两千多年前,《诗经》就以风、雅、颂三种体裁评价政治。“风”是沟通上下,“雅”是探讨得失,“颂”是弘扬美德,都与国家政治高度相关。周代没有采诗官,汉代没有乐府,都把诗词纳入政治教化体系的总体架构,体现了国家政治与优雅诗性的完美结合。

中华诗词是社会整合互动的特殊纽带。中国人相信“忠厚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”,用“温柔敦厚”的诗教整合大大小小的家庭和家族。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,从城市到乡间,文人雅士以诗会友、唱和酬答,把本来容易为精英阶层垄断的文化

普及到整个乡土社会,用文化而非利益为纽带实现社会的整合与互动,促进了人文社会的形成。

中华诗词是人们安顿身心的精神家园。爱情、友情、家国之情都能通过诗词予以充分表达。中华文化强调责任伦理,尤其是经史,说的都是家国天下的责任,对个人感情说得不多。但诗不是,它既有家国天下的宏大,也有个人感情的精微。

中华诗词对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也大有裨益。

先举几个小史例。 耶律楚材是蒙元的政治设计师。他先是契丹的王子,又当金朝高官,后为蒙元所用,和南宋汉人没半点关系。他随成吉思汗西征到新疆时,写下的诗却是:“遥想故园今好在,梨花深院鹧鸪声。”身为马上征服者,他心中的“故园”却是汉地的“梨花深院”,抒发的是一个典型的中原士大夫的乡愁。这里的中原,不是仅指汉人或者汉文化,而是为各个兄弟民族所共同体验的审美境界和精神情调。这些情调里天然蕴涵了中华文明滋养下的个人对待和平的态度、对待政权的态度、对待取舍进退的态度。这种精神情调的一致,是塑造文化认同的根基。后来,耶律楚材劝成吉思汗用儒家体系治国,又引荐丘处机劝诫成吉思汗停止屠城,也许正是这种精神文化认同。我们当然不会夸大诗词的作用,因为仅靠审美情调无法塑造民族共同体,而要靠更深远的制度安排。但若没有精神情调的契合,建立制度会困难得多。诗词创造的是情,正是情的融合为理性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。

再说远一点,我们今人吟诵的许多著名诗词,都是由少数民族的诗人写的。比如写屈原的元曲名句“伤心来笑一场,笑你个三间强。为甚不身心放?沧浪污你,你污沧浪”,就出自著名元曲家贯云石之手。贯云石并不是汉族士大夫,而是维吾尔

贵族(高昌回鹘),但他写的屈原,比汉人写得好。毛主席晚年反复阅读的金陵怀古名词“蔽日旌旗,连云樯橹,白骨纷如雪。一江南北,消磨多少豪杰。歌舞尊前,繁华镜里,暗换青青发。伤心千古,秦淮一片明月”,其作者是元人萨都刺,出身于世代传经的伊斯兰教士之家。

中华诗词可以证明,不同族别、不同宗教的人,是可以理解和热爱同一种境界的,是可以融入和创造同一种文化的。中华文化从来都不是汉族的创造,而是各民族共同缔造。大家共同创造、共同继承、交流圆融、共情无碍,达到真正的文化融合。尤为宝贵的,是这个文化的融合,并不是在汉人王朝强大的时候通过政治压力产生的,而是在汉人王朝衰亡时由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自觉主动选择的。历史上,这样的选择发生了多次,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文化共同体。

如今,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多元化,中国文学家们应该敏锐地体会到,时代的表象越是多元与分化,时代的主题就越指向塑造和凝聚文化共同体。

用什么来凝聚?总书记说,“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,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,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,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。”诗词复兴的根本动力,正是回应这一时代最深沉的需求。历史已经证明,中华文化具有跨越种族、宗教和政治分歧的强大生命力。中华文化的“经”传递的是信仰,“史”传递的是经验,“诗”传递的是情怀。历史上,很多观点不一乃至相左的人,只要有共同的情怀,总能彼此理解,乃至惺惺相惜,因为他们具有同样的人文精神,认同共同的文明底色。诗词中蕴含的哲学智慧、情感艺术、气度神韵,

正属于这文明底色。只要认同这个底色,不论走多远,相距多远,终会相聚,终会回归。

新时代呼唤着文学家们运用艺术的形式,把中华文明的底色铺陈好。在各种思想分歧的利益群体身上,在海内外的华裔青年身上,在那些与我们共享一个文明的各个民族身上,唤醒大家共同的历史记忆。新时代迫切需要一场“文化复兴”。诗词的复兴,可以作为先声。欲民族复兴,可先复兴中华文化;欲复兴中华文化,可先复兴中华文学;欲复兴中华文学,可先复兴中华诗词。

第一,要弄清楚复兴什么样的“诗词”?诗,尤其是继承中国古典精神的诗,是传承中华文化最好的载体之一。所谓“古典”,并不是拘泥于格律之类的古典形式,而是要承载载着古典的精神。可以有格律,可以没有格律,只要它有古典的“诗意”,就是诗。

古典的诗意是什么?不仅是吃饺子舞点龙狮的民俗,不是纯粹风花雪月的吟咏,而是要体现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历史精神,尤其是能够回答当前现实问题的历史精神。比如,多元与一体的问题,个人与家国的关系,东方与西方的问题,中庸和极端的问题,开放与融合的问题。这些看似矛盾的两面,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都有自己的回答。文学家们要想传播中华文化,首先应读懂历史。历代著名的诗人,大多有着深厚的史学哲学功底,有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实践。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千载之后还能击中人心,是因为他们写出的困惑直到今天依然存在。唯有如此的历史精神与现实担当,今天与未来的诗词才能有更多的真作者真读者真影响,才能和当前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充分结合,才能承担起文化复兴排头兵的重任。

曾经,“夸夸群”就是“围猎群”

关山远

最近网上冒出了一个叫“夸夸群”的玩意儿,在这种群里,无论你说什么,都会被人围起来夸奖一番。比如,“今天单车丢了,找了很久都没找到,来夸夸。”马上会有人开始夸:“丢了仍不暴躁,说明人极为优雅,下一辆单车更美,夸。”很是不厘头。

但是,“夸夸群”倒不是什么特别新奇的存在,历史上的“夸夸群”多了去了,而那种处心积虑、机关算尽,是现在没法可比的,而且,一点都不厘头——很现实,很势利,而且,往往很残酷。

一

人是需要夸的。十几年前有部电影叫《求求你,表扬我》,范伟演个老实人,频频求报社记者给他写个表扬稿,原因是他一生都没得到过表扬,作为老劳模的父亲临终前的愿望,就是儿子能够获得一次表扬……这阵子正热播的电视剧《都挺好》里那个明玉,从小小眉清目秀,乖巧懂事,还是学霸,但就是不被待见,没享受过“被爱”,更别说频频获奖了,从小到大在家里,她身处的是一个“骂骂群”,严重影响了她长大后的性格,正应了一句话:“幸运的人,一生都被童年治愈;不幸的人,一生都在治愈童年。”

心理学、教育学、社会学等早就证明:经常被表扬,对于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。别说是人,植物也如此。有人做过实验:两盆花,一盆天天被夸,一盆天天被骂,结果前一盆花开艳丽,后一盆死了。因此,中国有句古语叫作“良言一句三冬暖,伤人一语六月寒”。擅长夸人的人,被视为情商很高。但凡事有度,如果像明玉这般聪明懂事的孩子,始终得不到表扬,肯定有问题;如果明明一身问题、毛病,却整天被夸成十全十美,甚至连问题、毛病也能当成优点来夸奖,如鲁迅先生所言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,那么,肯定更有问题,有大问题,应了狄仁杰忠实践班元芳的一句大实话:此事必有蹊跷。

譬如,这些日子,一群闲人,男男女女,或蹲或坐,围住一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,各种恭维,夸他是大师,很妖孽的感觉。此事必有蹊跷,实质是,夸流浪汉为大师,其实不过是在消费这可怜人,自己想蹭点流量,想在自媒体上做成个大号。说白了,离不开一个“利”字。

在古代,专门有人以夸人为职业,这个群体,读了些书,有些学问,但科举不顺,又不想勤劳致富,就到权贵富商家里,帮闲凑趣,打秋风,充串客,以闲情逸趣取悦豪门,给金主脸上贴金。这种人的称呼很有趣,叫“蔑片”。鲁迅在《集外集拾遗·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》写道:“那些会念书、会下棋、会画画的人,陪人主念念书,下下棋,画几笔画,这叫作帮闲,也就是蔑片。”豪门越豪,蔑片也就越多,“夸夸群”也就越大。

蔑片嘛,倒不是一个终身职业,有以“夸夸群”为终身职业的么?有的,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太监,尤其是明朝的太监。

明朝皇帝和大臣的关系普遍比较紧张,往往一言不合,谁也不肯妥协,皇帝动不动打大臣屁股,大臣动不动卷铺盖走人,都是硬碰硬。皇帝最头疼的,是那种“言官”,官职不高,啥都爱管,甚至要管皇帝的私生活,皇帝宠宠一个妃子,他们要管;皇帝纵欲过度,他们也要管。皇帝多窝火啊,所以回到后宫,太监们凑上来,想方设法,变着法子哄皇帝开心,比如明武宗朱厚照时期的坏太监刘瑾,“夸夸群”的当仁不让的群主。

朱厚照以贪玩著称,为讨他欢心,刘瑾今天献一头鹰,明天排练一场歌舞,后天组织个摔跤比赛什么的,皇帝可喜欢他了。光刘瑾一个还不够,以

他为首,聚集了马永成、高凤、罗祥、魏彬、丘聚、谷大用、张永等人,时人称为“八虎”,成天哄着朱厚照玩耍,最终让他娱乐至死,享年31岁。朱厚照小小年纪,就以聪明著称,本来可以成为一位好皇帝,却在历史上留下荒诞不经的名声,是身边那群太监坑了他。他15岁继位,小小年纪,哪里经得起太监百般诱惑?

太监身份很特殊,论武功,没法跟武将比,论文化,没法跟文臣比,他们唯一的优势,就是离皇帝近,取悦皇上,进而影响皇上,甚至能够控制皇上,是他们独一无二的捷径。尤其是明朝中期以后一些在深宫长大的皇帝,远不如太祖朱元璋,成祖朱棣在基层千锤百炼过。在这些皇帝眼中,总是提意见、讲真话的大臣,真是讨厌,哪有陪伴自己长大、嘴里像抹了蜜般的太监那般亲近、值得信任?太监在皇帝身边组成了“夸夸群”,而这些为皇帝宠信的大太监身边,也有一个“夸夸群”,比如臭名昭著的大太监魏忠贤,身边有一个庞大的“夸夸群”,他出巡时,马屁精们遮道拜伏,欢呼九千岁,有些人干脆叫他“九千九百岁”,吕毳在《明朝小史》中写道:“举朝阿谀顺指者但拜为干父,行五拜三叩头礼,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。”拜太监为干爹,叫太监为爷爷,这个“夸夸群”的平均品德程度,也确实让人很无语,更让人无语的是,群员们这争相为魏忠贤颂德立祠,纷纷攘攘,唯恐不及。《明史》很鄙夷地写道:“佞词连篇,不顾羞耻。”

二

读历史,看出没其间的“夸夸群”,不由感慨:人格有多堕落,阿谀拍马的想象力就有多高。唐朝武则天时代,有个叫杨再思的宰相,是个政坛“不倒翁”,也兼任当时的“夸夸群”群主,史书这么评价他:“为人佞而智。”一个不顾羞耻、整天忙着吹捧人的家伙,如果再有高智商加持,那真是在夸夸的路上,如脱缰之马,无人能挡。

杨再思“夸人”的能力有多强?且看三例:其一,武则天晚年宠幸面首张易之、张昌宗兄弟。作为宰相的杨再思,如苍蝇叮腐肉一般凑在这俩面首身边。张昌宗以美貌著称,时人都称他面似莲花,杨再思却道:“不是六郎(张昌宗小名)似莲花,而是莲花似六郎才对。”

其二,司礼少卿张同休是二张的兄长,他宴请公卿大臣,喝多了,对杨再思道:“你长得很像高丽人。”杨再思不但怒,反而满面欣然。他将剪纸贴在头巾上,反披紫袍,竟然摇头晃脑当场跳起了高丽舞。满座公卿无不摇头。

其三,有一次张昌宗犯了法,司法部门要求武则天免去他的官职。武则天很难为,有意袒护,就问杨再思,张昌宗有没有功劳?杨再思张口就来:“张昌宗曾炼制神丹,陛下服后圣体安康,这是莫大的功劳。”武则天龙颜大悦。时人专门写了篇《两脚野狐禅》来嘲讽杨再思,他却像个没事人一样。

但论拍马的功夫,杨再思绝不是空前绝后的人,煌煌二十四史,无数人浩浩荡荡,为拍马屁尽折腰。在这项业务追求上,没有最高,只有更高。

三

一个经典故事是:宋徽宗听说龙虎山第三十代张天师很灵验,就召他来京城,见面便问:“你住在龙虎山,曾见过龙虎否?”张继先答道:“住在山中,老虎是常见到的,龙呢,今天才见到龙呢。”徽宗大喜。众所周知,宋徽宗身边有一个规模庞大的“夸夸群”,他什么肉麻的话没听过?但这一句话,还是让他欢喜不已。张继先这次见徽宗,年仅13岁,可谓拍马不在年高,少年也是此间英豪。

聪明人去拍马屁,真可怕。北宋有个叫丁谓的人,那真是聪明绝顶,不仅做得一手好诗文,而且能力突出,擅长处理疑难杂症。有一年皇城发生火灾,丁谓负责重建,工程规

“古人早有告诫:要‘慎独’,‘吾日三省吾身’。假如,有一天,你发现身边多了个‘夸夸群’,不要陶醉,认真反省一下自己:我值得这么夸么?然后再想想: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夸我?”

模宏大,面临三大困难:一是城内无法取土,二是建筑材料要从外地运来,三是建筑垃圾处理费事。丁谓的脑子绝对好使:第一步,从施工现场向外挖了条大深沟,把挖出来的土作为施工需要的新土备用;第二步,从城外把汴水引入所挖的大沟中,利用木排及船只运送木材石料,解决了木材石料的运输问题;第三步,等到工程完工后,再把工地上的建筑垃圾填平大沟。一举三得。

预计15年才能完成的浩大工程,丁谓用7年就完成了,给后世留下了“丁谓造宫”的典故。但这么一个又聪明又能干的人,在历史上的口碑却很差,被“天下目为奸邪”,人们将他与其他四个坏蛋合称为“五鬼”——“五鬼”是当时“夸夸群”的核心。

丁谓拍马屁的水平也是相当高的,宋真宗与贵妃有一次赏花钓鱼,钓了半天,一条鱼也没钓到,很是郁闷,丁谓马上凑过去赋了首诗:“莺惊凤辇穿花去,鱼畏龙舆上钩迟。”宋真宗顿时开心了。但丁谓的脑子,远不仅限于来自曲意奉承,他贪污受贿,勾结太监,陷害忠良,干了一堆坏事。

名臣寇准跟丁谓一度是好朋友,当时寇准当宰相,丁谓为副。一次宴会,喝嗨了,寇准准了把大胡子,喝汤时,洒了些在胡子上。丁谓赶紧上去,给寇准的胡子做清洁工作。两个男人,这样是挺肉麻的。不过这是上司马屁嘛。偏偏寇准是个耿直哥,不爽寇,呵斥丁谓:“一个副宰相,给上司溜须,成何体统?”

“溜须拍马”的“溜须”,就是来源于此。“拍马”则源于元朝,蒙古族的百姓牵着马相遇时,常要拍拍对方的马的屁股,摸摸马膘如何,并附带随口夸上几声“好马”,以博得马主人的欢心。对方欢心最重要,马是好是坏并不重要。所以即使是一匹差得不能再差的劣马,也能享受一把被拍屁股并被冠之为“好马”的待遇。这种没有原则的奉承讨好,就成了“拍马屁”。

丁谓溜须不成,从此恨上了寇准,逮着机会就整寇准,他下手特别狠,甚至把宋真宗病死都归罪于寇准。寇准最终客死贬所。丁谓作恶太多,也没善终。他在被贬途中,想拜见寇准,寇准并不改取直本色,拒了:你别来,你来,我家里人会抽死你。

四

毫无疑问,古代的“夸夸群”危害性是很大的,最广为人知的是“伤仲永”。一个神童,被各种夸,他的父亲是个猪脑子,不让儿子读书,带着他到处求夸,顺便蹭顿饭,得几串赏钱,结果,神童长大后,“泯然众人矣”。

这就是“捧杀”。有人说现在的办公室政治,极厉害的一招就是“捧杀”,看你没啥问题,就各种夸,不切实际地夸,在你身边组个“夸夸群”,让你飘飘然,最后露出破绽,一击而中。历史上死于“捧杀”的人很多,比如关羽,刘备夸他,曹操夸他,孙权也夸他……夸得他最后走了麦城。

“捧杀”一词出自《风俗通》:“长史马肥,观者快之,乘者喜其言,驰驱不已,至于死。”旁边

时跪地磕头谢罪,说:“宰相们经常犯颜直谏,弄得陛下手足无措。现在我有幸在您身边,不稍微将就一点,您虽贵为天子,又有什么乐趣呢?”

能把一棵树夸上半天的这厮名叫宇文士及,他的哥哥,就是干掉了隋炀帝杨广的猛人宇文文化及。宇文文化及被干掉后,宇文士及赶紧跑来投奔李渊父子,混得风生水起,毕竟他有擅长夸人的高情商嘛,他跟李渊的这段对话非常有趣,充分呈现了“夸夸群”的逻辑:那帮老家伙总是让您受气,您过得多难受啊,我再不说些好听的话让您开开心心,您不是更难受吗?貌似理直气壮,完全替对方着想。所谓“伸手不打笑脸人”,李世民虽然知道这厮是个佞人,倒也没把他怎么样。

宇文士及很能装,有一次太宗拿刀子割肉吃,弄得一手油,就抓块饼擦手,然后再把这块饼递给坐在一边的宇文士及,史书上把这一段写得生动:太宗不断拿眼瞄宇文士及,看他是否有嫌弃之色。但宇文士及马屁功夫修炼得何等到位,他像没事人一样,慢慢把这块饼吃完了。后来宇文士及得以善终,在商量谥号(属于盖棺定论)时,李世民想给他一个“恭”,大伙儿不干了,说他不配这个字,最后商量的结果,给了个谥号叫“纵”,契合他生前奢侈放纵的特征。

宋代大文豪欧阳修评价道:“太宗知士及之佞,为游言自解,亦不能斥。彼中材之主,求不惑于佞,难哉!”

唐太宗是一代明君,能明辨是非,有人奉承,不为所误;有人批评,也不恼怒,还能引为镜鉴,很难得。很多人,是马屁拍来时欣欣然,被批评时,暴跳如雷。所以,敢说真话的,是真汉子。

樊噻也是一个真汉子。《史记》上记载,刘邦率先攻下咸阳后,到了皇宫,先是瞠目结舌,旋即流连忘返,“宫室帷帐狗马妇女宝器以千数,意欲留居之。”想想也是,刘邦市井出身,哪里见到这么多金银财宝和美女娃娃!他的战友们,也是同等心理:冒死造反,不就是为了这一天的享受么?于是他们怂恿刘邦要尽情享受。但此时樊噻跳了出来,他出身屠狗之辈,却有大胸怀,他没有加入“夸夸群”,反而批评此刻浑身欲火像烟花一般喷射的刘邦:“沛公欲有天下邪?将欲为富家翁邪?”

意思是:沛公您是想打天下呢,还是只想当一个有钱人?

樊噻很不客气,此时张良也加入了劝说行列,刘邦毕竟明智,控制住了自己,从秦宫里搬出来,还军霸上。

接下来就是著名的鸿门宴,樊噻拼死护卫刘邦。可以想象,刘邦从秦宫里出来后,樊噻认为:这个人还是值得誓死追随的。

五

历史是很好的教材,在今天,领导干部防范被利益集团“围猎”,很关键。君不见,贪官落马,总会忏悔自个儿交友不慎,身边一群人围着各种夸,结果掉进了陷阱。

如何防范?古人早有告诫:要“慎独”,“吾日三省吾身”。假如,有一天,你发现身边多了个“夸夸群”,不要陶醉,认真反省一下自己:我值得这么夸么?然后再想想: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夸我?这样,就不会成为猎物了。

第二,诗词创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。在诗词创作中,“为谁创作、为谁立言”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。习总书记指出,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,只有扎根人民,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源泉。进入新时代,怎样让诗词更加贴近群众,真实地描绘人民群众的生活,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?怎样找到诗词走向群众的有效形式和途径?怎样帮助人民群众提升古典人文素养?简单说,这是个上下贯通的问题,亦是个雅俗共赏的问题。一方面,如何使精深的诗词通俗易懂地走向老百姓,让大家耳熟能详;一方面,如何使经济全球化与信息网络化的民众,特别是年轻人,能主动追寻、学习、尊重古典诗词的深奥,应是我们每个诗者的共同责任。

第三,诗词创作要助推国家软实力的提升。纵观一部世界史,大国的兴盛、民族的复兴,绝非经济实力代表一切,必须依靠文化软实力的有力支撑。中国诗人历来有诗酒为伴、仗剑天涯的真豪迈,更有家国天下、社稷黎民的大关怀,有修齐治平、力挽狂澜的勇担当。在中国大而未强之际,在中国青年尤需强化家国责任之际,在中国社会更需厚植人文情怀之际,在中国必须向世界说清中华文化强而不霸、弱而不分的和平文化基因之际,中国更需激活并提升包括诗词在内的文化素养与精神气质。中国诗人们首先应做文化引领者,其次应做道德表率者,即以“明德引领社会风尚”。

当然,诗文界还有不少问题迫切需要探讨。如新诗旧诗如何贯通?如中国诗与西方诗如何互鉴?等等。这些都留给专家们继续讨论。

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。70年的奋斗历程,本身就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。解读好这首气磅礴的史诗,需要从根上讲清楚“四个自信”中的文化自信,这是文化传承创新的课题。我们将以更加充沛的底气,集结诗词的伟力,为国家和民族“培根铸魂”,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“凝神聚力”!

鼓掌的,其实就是杀马之人。寻常百姓的“夸夸群”倒也罢了,如果身居高位,掌握大量资源,也甘当“夸夸群”,那就是动机非常不良了,带来的危害也大多得。

比如元顺帝,元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,十分宠信一个叫哈麻的官员,哈麻见顺帝喜欢什么,就说什么做什么;顺帝不喜欢的东西,他绝对不说他做。他见顺帝喜欢玩“双陆游戏”(对弈),便马上去苦学,成为此中高手,每日在内殿陪顺帝弈玩。各种陪玩,结果可想而知:当时天下糜烂不堪,皇帝高兴了,元朝最终亡了。

时间终将证明:因阿谀奉承带来的一时的欢娱、舒坦甚至感动,时间一长,啥都不是。反而,涂着蜜糖的嘴,其实藏着森森獠牙,伺机围猎。

导致赫赫大唐从盛到衰的安禄山,就是蜜糖嘴里藏着獠牙的大奸大恶之徒。当时,唐玄宗命太子会见安禄山,安禄山见了太子却不肯下跪,唐玄宗知道后,怒斥安禄山为何不拜太子,安禄山说:“臣蕃人,不识朝仪,不知太子是何官?”唐玄宗说:“太子是储君,是要继承朕江山之人。”安禄山又说:“臣愚蠢,只知陛下,不知太子,今当万死!”唐玄宗龙颜极大悦了一把。

这哪是“愚蠢”?安禄山简直可以写一本大唐版的《论演员的自我修养》了。史料上称安禄山“嗜欲”,手段狡诈,善于谄媚逢迎,为了取悦杨贵妃,他一个肥硕胖子,居然装作婴儿,叫自己年纪小许多的杨贵妃“娘”。等“安史之乱”爆发后,才知道这般心计,何等可怕!

当然,苍蝇不可没缝的蛋,落入“夸夸群”的围猎陷阱,往往是郎情妾意,半推半就。公元1510年,明朝有个驻守宁夏的小藩王安化王叛乱,安化王没啥实力,但身边的人老是迷醉于将来当靖难功臣,想让安化王变成“朱棣第二”,不断忽悠,想尽办法,他们甚至找个女巫,驯养了一只鸚鵡,这鸚鵡成了“夸夸群”的奇兵,一见安化王,就大呼小叫“老天子”。安化王一听,哇,连鸟儿都知道我要做天子。反了,反了。这场叛乱只持续了18天,安化王被逮住,赐死。

鸚鵡的故事,跟民国时期的《顺天日报》故事,何其相似!袁世凯喜欢看日本人办的汉文报刊《顺天日报》,天天在上面看拥护他当皇帝的消息,全国人民,无论官吏士绅,还是贩夫走卒,三教九流,都情绪饱满,热泪盈眶地诉说袁大总统变成袁大皇帝的种种好处。袁世凯那个开心啊。直到有一天,他不小心看到俩人包油条(一说包蚕豆)的另一张《顺天日报》,才发现除了报头和日期是一样的,其他的内容跟他看的那张,都不一样——原来,是袁大公子袁克定,为了当太子,串通一帮人,办了一张版的《顺天日报》,上面各种夸,读者只有一个人:袁世凯。

事后,袁世凯大骂袁克定欺父误国。其实,他很矫情,他自己很想当天这个皇帝,这张假报纸,如打瞌睡时有人递上了枕头,于是一头歪下,陷入美梦,当然,最终只是黄粱一梦。

五

历史是很好的教材,在今天,领导干部防范被利益集团“围猎”,很关键。君不见,贪官落马,总会忏悔自个儿交友不慎,身边一群人围着各种夸,结果掉进了陷阱。

如何防范?古人早有告诫:要“慎独”,“吾日三省吾身”。假如,有一天,你发现身边多了个“夸夸群”,不要陶醉,认真反省一下自己:我值得这么夸么?然后再想想: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夸我?这样,就不会成为猎物了。